

工農兵寫話



# 副連長的伤疤

國 哨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副 連 藏 長 書 的 章 疤

國 哨 著

通 俗 · 讀 物 出 版 社

書號：0578

副連長的傷疤

---

著 者：國 哨

編 者：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

插畫者：劉永凱 孫慕令

出版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 
(北京香餌胡同73號)

印刷者：中 華 印 書 局
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店

---

開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

字數：8千字

印張：13/18

定價：(4)八分

印數：1—10,000

1956年1月第一版

195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## 內容說明

本書寫的是剛解放時發生在雲南邊境的一個戰鬥故事。那時，和雲南相連的越南北部地區，還在法帝國主義的統治下，因此，國民黨殘餘匪幫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，經常從這些地區派遣武裝特務偷入我國國境搗亂。咱們派在邊境工作的人員中，有一個副連長，他腿上受了傷還沒有好，但他聽到一個老大娘報告土匪的行踪時，立即帶了兩個同志，黑夜裏冒着大雨跟踪追擊。他奮不顧身地和一個土匪頭子搏鬥。土匪頭子雖然擊傷了他的頭部，使他幾乎昏倒，但是他並沒有後退，最後終於打死了這個土匪頭子。現在越南的北部已經解放，中越兩國的人民已緊密地團結起來，共同保衛着祖國邊疆人民的和平生活了。

連部的小房子裏，擠滿了今天補充到這連裏來的新戰士。他們一面吃着，一面談着，屋內充滿了和諧而友好的氣氛。老戰士都是忙得不可開交，一會倒茶，一會拍着新戰士的肩膀問這問那，真夠親熱啦！

在這許多老同志中間，有一個人特別忙得厲害。他穿着一身普通戰士的服裝，長着一張黑而結實的臉，右眼角上有個寸把長的疤痕，左腿不知怎的比右腿短一些，走起路來兩肩一高一低，看去還有些拐。可是這個同志叫人一見面就覺得好像是老同志一樣，半點也不覺得生疏。有一個新同志，不小心把剛倒的一杯茶翻倒了，黃澄澄的茶水撒了滿桌，心慌得不知怎麼好，只見這個眼上有疤的同志趕快過來用桌布擦了擦，對那個新同志說：“沒關係，到了自己家了。”說完，還哈哈地笑

了起來。

不一會，歡迎會開始了。文化教員把連長、指導員都介紹過了，最後他指着坐在桌子旁邊那個有疤的同志說：“這是咱們副連長，是老牌英雄。”還沒介紹完，屋內就響起了震耳的掌聲。“呀！原來這個就是副連長！”新戰士都笑着跳起來說。

連長、指導員講話以後，臨着了副連長講話，只見他謙虛地站起來，給大家敬了個禮：“連長、指導員都說過了，我沒啥說的，今後咱們在一起，要像親兄弟一樣。大家剛來，也許還有些生，但慢慢就熟了……”他想了想，又說：“就這些啦，有話以後再說。”他說完就坐下了下來。掌聲又熱烈地響了一陣。大家都感到他說了雖然不到十句話，可是聽起來，不知為什麼那樣熟悉、親熱。

開過歡迎會，新戰士被分配到了各班。杜德生班長搶着揹上了補充到他班兩個新戰士的背包。他在前面興奮地領着路，忽聽後

面一個新戰士問：

“咱們副連長的右眼上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一個傷疤？”

杜德生像對副連長完全了解的樣子，笑着說：“噢！你們問的是咱副連長右眼角上的那個傷疤嗎？可是你們就沒看到他左口袋上那一堆耀眼的獎章？”

兩個年輕的新戰士，聽杜德生這樣一說，心早被吸住了。他們好奇地瞪着兩隻大眼，沒等杜德生說完就插嘴問：“你說給我們聽聽好嗎？杜班長！”

杜德生想了想，說：“副連長的故事，要說起來，三天三夜也說不完。他每一個傷疤和給他的每一個獎章，都可以講出一個動人的故事來，可惜我知道得很少。只有一個故事清楚一點，但也說不完全。我敢說，要叫副連長親自擺擺他的龍門陣（擺龍門陣，是西南一帶土語，意思是說故事），保險你們會忘了睡覺、吃飯；可就是他不肯說。”他們三人已到了班裏，兩個新戰士還在緊圍着

杜德生要求着：“那你就把你知道的說說也行嘛！”

杜德生確實感到說不好，但總比不說強，於是答應了：“好吧！我們就光說說他右眼角上那個傷疤的來歷吧：

這大約是去年八月間的事。當時，領導上叫我和副連長，不，那時他還是排長，還有二班的那個小鬼高立，留下來做羣衆工作。這一方面是工作需要，一方面也因為排長在剿匪時左腿負了傷，跟不上隊伍，而他又不想住院，因此，連長就把我們分配到朱者村。這是一個緊靠着邊境的寨子。

這天夜裏，排長正坐在一盞菜油燈下看文件。他自從奉命留下發動羣衆以來，每天都是這樣，要是有一件事情沒辦徹底，他是不休息的。因此，我脫下衣服就先睡下了。可是我怎樣也睡不着。只見他不時地揉揉眼睛，抓抓頭皮，不住地咬牙嘆氣，手裏的鋼筆一會

在文件上劃個道道，一會在日記本上摘記些什麼。我想，排長白天發動羣衆，真也夠累了，就說：“排長，天不早了，先睡吧，明天還有工作哩。你不是答應了明天幫刁大媽到地裏盤莊稼嗎？”

他嗯了一聲，又繼續做他的工作。

我看見排長沒答理我，也不敢再打擾他。我知道排長的脾氣，當他正在忙什麼或正專心致意的幹什麼的時候，你就趁早別打擾他，否則他會不高興的。我這時看到他的氣色不對，嘴巴氣得鼓鼓的，滿臉的怒氣，就像在戰場上用機槍掃射衝上來的敵人一樣。對了，就像咱們在土地改革時候鬥爭惡霸地主那樣氣虎虎的。我見他這樣子，沒有再吭氣，就睡了。

可是我剛一合眼，忽然“通”的一聲，把我驚醒了。我以為發生了什麼情況，爬起來就抓槍，一看才知道原來是排長用拳頭捶得桌子響，燈也被他打得震滅了。我急忙問：“怎

麼啦？排長！”他像和誰吵架一樣喊着：“普忠義，狗日的壞傢伙……”我一聽才知道他是在罵土匪頭子。

邊疆的土匪幾乎全肅清了，就剩了這傢伙帶着幾個人在擾亂。

我這時用電筒給排長照着，他點着燈，然後脫去衣服，也上床了。這時，我問他：“你剛才看啥來？”

他說：“看啥來？還不是看的老鄉們的控告書！一封一封都告的是普忠義這個混賬王八蛋。他幹了十幾年土匪，不知害死了多少老百姓。這個傢伙狡猾得很，到處竄擾，我們抓他好幾次都沒抓住。我的腿說不定就是他打的……”

排長說到這裏深深地吸了口氣。我知道，這幾天是陰天，大概他的腿傷又發痛了。這時，外面狂風呼呼地吹，樹葉叫風颳得沙沙直響，閃電照亮了我們的窗子，接着就是轟隆隆一陣雷聲，震得山搖地動。高立被雷聲震得

翻了翻身，喃喃地不知說些啥，我正要叫醒他，排長按住了我，說：“小鬼夠累啦，叫他美美兒睡一晚，明天還有好多事要做哩！”

排長就是這樣的人，對敵人哪，他有多大的恨勁都會使出來的。在解放戰爭中，有一次我們陣地被敵人突破啦，犧牲了好些同志，他端起刺刀就和敵人拚。嘿，穿得敵人亂叫喚，他連眼都不眨一眨。可是，對待老百姓和同志那就不一樣了，同志們如果有個頭疼腦熱，他可像個老媽媽一樣的坐在旁邊，無微不至地照顧着。

當時，我問排長：“老百姓的控告信裏有沒有普匪的消息？”

他說：“有是有，就是捉摸不定，剛才我看的控告信上，知道他一天內就到過四個村子：在糯福搶了一頭牛，在糯里強姦了一個姑娘，在猛木綁走了一個老鄉，在岩上寨還把一個老鄉打死了。聽說逃亡到國境以外的李瀾殘匪，最近給了他一個什麼司令官的名義，使他

更加猖狂，更加到處造謠生事。他威脅老百姓說：‘誰要聽共產黨解放軍的話，就要誰的腦袋！’老鄉們心裏恨透了這傢伙，他們都要求我們能給他們除了這個害。可是這傢伙狡猾得很，我們前幾次去捉他都撲了空！”排長說到這裏，緊握着拳，在床鋪上又是“通”“通”敲了兩三下。他越氣越急，越急就越睡不着覺。

我也想，我們剛到這裏的時候，工作本來進行得很順利，但是自從普匪一竄擾，工作就有些困難了。老鄉們雖然聽我們的話，但也怕普匪。普匪一造謠恐嚇，老鄉們有些可以做的事情，就不敢做了。於是，我就對排長說：“咱們那怕三天三夜不睡覺，也要先想法子幹掉這個傢伙。”

這時，一個突然的閃電把室內照亮了，我看到了排長焦急的表情，他的話給一聲巨雷掩蓋住了。接着，大雨就像天裂了縫一樣，嘩嘩地潑下來。

反正，它下它的，我們還是說我們的，不覺一扯就扯到了半夜兩點來鐘。我們正談得起勁，忽然排長把我推了推說：“你聽，是不是有人叫門？”我側着耳朵聽了聽，可不！半夜三更下這麼大雨，是誰叫門呢？我們怕發生了情況，趕緊把高立喊醒，披上衣服，拿起槍就朝門外走。這時外面又傳來了悲痛的喊聲：“大軍同志！快救命呀！”奇怪，是個女人的聲音，而且她的嗓子都已經喊啞了。我正要去開門，排長拉了我一下，說：“慢點！”原來他是怕出意外，要和高立掩護着我。他的警惕性該有多高啊！

門一開，一個老大媽跌跌撞撞地走進來，她渾身上下濕得像剛從大水缸裏撈起來一樣。排長也從門後走出來了。我們關好門，把她帶到家裏。排長安慰了她半天，這位甘大媽才暫時擦乾了眼淚，不住地抽噎着說：“同志呀！叫我們可咋個活！今天土匪又帶了一幫人到我們村子裏來了。我早上剛好上山



不在家，下午聽到消息趕回去，哪裏知道我的兒媳婦被他們關在家裏，我的兒子被他們弄到什麼地方，不知死活了！他們在我家門口站上了崗，不讓我進，我硬要進，被他們踢了出來。我只好在別人家躲了躲。天一黑，我才來找你們。同志，請你們替我報仇呵！”

太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，真傷心極啦！排長聽罷狠狠地把拳頭猛一捏，睜大兩隻發光的眼，問太媽：“你可認識他？”

大媽說：“咋個會認不得，就是把他燒成灰我也認得出來。可就是人家有槍有人，老百姓總有些害怕呀！你早幾天在我們村講組織聯防隊的事情，那真是窮人心眼裏的話，我們都想組織。可是我們總怕他，怕被他聽到可不得了呀！”

排長沒等大媽說完，站起來走近大媽：“你說的就是普忠義？”大媽哭着，點了點頭。排長把兩隻拳頭猛的一揮，扭身對我和高立說：“檢查武器，馬上出發！”我一聽高興極啦。可是我又想：排長腿上的傷沒好，走路都不方便，怎麼能去呢？於是我就對他說：“你不能去，這任務交給我們兩人，保險沒問題。”排長還沒答話，大媽就說：“不行，同志，土匪光我看見就有兩個，門口還有崗，你們兩個娃娃可去不得。三拳難敵四手呀！”經大媽這一說，排長毫不遲疑地說：“一齊去！”他下定了決心，然後扭頭又朝大媽說：“到你們那邊大約有三十里路吧？”

“有！”大媽收住淚，以感激的目光看着排長，接着說：“走小路近些，只有二十里，我給你們帶路。”

排長又憂又喜，憂的是怕累壞了大媽；喜的是大媽這樣好，太感動人了！他激動地笑了笑，然後把自己的雨傘遞給她。大媽死活不接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們當兵的男，不怕。”排長拍拍自己的胸脯說。他們兩人為了一把傘子推推讓讓，我怕誤事，就把自己的油布給了大媽。大媽對我說：“你呢？孩子！”我說：“我有辦法！”



就跑到外面摘了片大芭蕉葉蓋到頭上。然後我們就跟着大媽走了。

在路上，我只怕排長腿支不下來，誰知道他一步也不掉隊。這時我才信服人家講的一句話：排長是在戰爭的烽火中鍛鍊出來的真英雄。

我一看大媽，她老是走在我們前面。這個大媽是拉祜族，爬了一輩子山，再加上她報仇心切，你想，怎麼不跑得快。一路上她很關心我們，前面一有動靜，她就叫我們停住，一個人先過去，我和高立自然是不願落後，搶到她的前面去察看動靜。

不管下多大的雨，也不管路多滑，我們一刻也沒休息，三步併作兩步往前趕。排長除了碰到不好走的地方招呼招呼大媽外，路上一句話也不說，我看得出，他是咬着牙硬走的。你說排長不知傷疼，我不信，只不過因為活捉普匪這件事情，比他的傷疼更重要罷了；只不過因為他關心邊疆人民的幸福，比對他